



淮南子

總編

三

范編

自十卷十三

服部文庫  
117  
353  
3





117  
353  
3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

漢河東高誘注



繆稱訓 繆異之論稱物假類同之神明以知所貴故曰繆稱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員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礙也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寢物來而名事來而應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故至德者善同畧事同指上下

挂

開以道為

治本於人  
後面求諸已  
之意切此



此皆後篇仁義行而道德亡之意

一心無歧道旁見者過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言能同人則可以濟大川大川大難也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眾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尚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此正各得其宜者

即就也鹿以諭民虞欺也幾終也就民欺之即入林中幾終不如舍之使之不終如其吝也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道六通謂之衢尊酒器也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一人來得其心百人來亦得其心人以其所願於上以與其下交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堯不足忘貧故能施

斯無義章內多此文

鹿角鳥以母

尺海川

二



本已

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中心來惡戴心所感也后稷廣利天下猶不自矜禹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缺如也缺不滿也滿如陷陷少也實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道道欺也求同乎已者也已未必得賢而求與已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俱不知也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

對 同注

如 聖人用之何

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寢謂關上之不安續也續曝謂關動搖不休死乃止也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連如論乘馬班如難也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慰者也慰可蹶也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劓劓拙也材無所不用矣殺也勇士一呼三軍皆碎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意志聲也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已也故上多故



或

心海而無  
野不直

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  
 至者容貌至焉說之粗不如容貌容貌之所不至  
 者感忽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  
 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昭詘戎翟之馬皆可以馳  
 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  
 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  
 心教之微也不可傳也中行繆伯手搏虎中行繆伯晉臣也力能搏生虎而  
 不能生也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猶  
 能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愛  
 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

利賜

已洽而百  
易皆順

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為報也不可內解於  
 心聖王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  
 冰之自寒夫有何脩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  
 火舟中言舟中之人同心救火不相為易也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  
 媒妁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  
 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為則恩不接矣故送  
 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為生也誠出於  
 已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登猶圭璋在  
 前尚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為車無三  
 寸之鏞不可以驅馳匠人斷戶無一尺之榿不可

淮南鴻烈解

卷解訓十一

四



焉一作篤

本音常  
露

以閉藏故君子行思乎其所結結要也心之精者可  
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導教也目之精者可以消澤  
而不可以昭誌昭道誌誠也不在混冥之中不可  
諭於人混冥人心中也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  
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吁呼也言雖吁呼大語不無  
諸已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  
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  
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  
故易曰亢龍有悔仁君動極在上故有悔也三月嬰兒未知利  
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

注焉一作則

尊一作直

乎小哉身君子之言體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體君子之言信  
也行君子之言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  
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  
服三苗時禹禹風鷹翔川魚鼈沉禹以德服三苗  
鼈以禮樂而服之飛鳥揚鳥見鷹必遠害也鷹懷欲害之心故  
遠皆潛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  
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  
人之甘甘非正為蹠也人之甘其猶樂樂而為之  
求蹠也而蹠焉往言蹠焉君子之慘怛非正為偽形  
也諭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者也義尊乎君仁

淮南子解

繆稱訓十

五



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為苟簡

易君不能使臣為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

苟合易行之義無憂尋憂尋憂長也仁念也仁念以故義勝君仁

勝父則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人在上化育

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太上皇德之君我性自然也其次曰微

彼其如此乎其次五帝時也其民如此故我治之如彼故詩曰執轡如

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

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闔

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夫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

粟生於苗苗成於穗也治猶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

夫諸已而遠無不應

禾穗垂而向也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痛其身善惡自

君子不忘本也也身苟正懷遠易矣懷來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

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

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沉而鳥揚同聞而殊

事其情一也僖負羈以壺餐表其間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

晉重耳出過趙宣孟晉卿以束脯免其軀

活靈輒後免其難也禮不隆隆多而德有餘仁心

之感恩接而憐憐恒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呼呼也

在家老則為恩厚其在債人則生爭鬪故曰兵莫

潛於意志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陽抱鼓為小聖

慘

易簡之行



聖人反已之  
治不期然而

淮南鴻烈解

卷之十

六

人為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  
之故人之憂喜非為蹶蹶焉往也言非為利  
也故至人不容至道之人不飽容也故若昧而撫昧芥入目也撫捫之  
觀容之也若跌而據跌什聖人之為治漠然不  
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多日行人騏  
驥不能與之爭遠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開  
斯照矣言人見照用瞽者猶闇而動而有益則損  
隨之益所以故易曰剝之不可遂蓋也故受之以  
復言物剝落積薄為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日孳孳  
以成輝小人日昃決以至辱其消息也雖未

自召也貌四字行

見也末主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為日不  
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憂尋憂深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  
命維新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埋也聲揚  
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善雖過  
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  
人不如求諸已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  
也文自官也無非已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自召  
也貌何自怨乎人故策子文錦也雖醜登廟策仲  
明法度審國刑不能及聖猶文錦雖惡宜以升廟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  
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溫厚而非宗廟服也虛而能滿淡而有味

淮南鴻烈解

卷之十

七



求諸已者非  
卓然有見者  
不能

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  
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蘭芳草美滋茂也繼  
子得食肥而不澤繼子有假母也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  
假也死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弘演衛懿公  
臣狄人攻衛  
食懿公其肝在弘  
演剖腹以盛之也王子閭張掖而受刃楚白公欲  
立王子閭  
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  
子慎一用之無勇者非先懼也難至而失其守也  
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康公見垂棘  
之璧而不知虎禍之及已也故至道之人不可過

聖人之寡以  
修己者不得  
其道也

反

奪也言至道之人其心先定人之欲榮也以為已  
也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於  
已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  
矣而伯夷獨舉以貴為聖乎則聖者眾矣以賤為  
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人之寡也獨專之意樂哉  
忽乎日涖涖以自新忘老之及已也始乎叔季歸  
乎伯孟必此積也言自少不身遁斯亦不遁人  
也已不自隱身之行故若行獨潔不為無人不競  
亦不隱之於人故也獨潔一木之水橋也行故使人信已者易而  
其容其上常兢兢恐陷也蒙衣自信者難及身不情先動動無不得無不得

淮南子外篇

卷之四



害 下曰

則無若君發若而後快情先動者言人君以情動

若結發動也雖故唐虞之舉錯也非以借情也快

巨而天下治桀紂非正賊之也快也而百事廢喜

憎議而治亂分矣下有喜議而國治聖人之行無

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莞金

石小大脩短有敘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

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織帛耕者日以却却謂

行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

視之其母也申喜亡其母艾陵之戰也未差曰夷

聲揚句吳其庶乎艾陵之戰吳王夫差與齊戰於

心者身之主

不正言吳加以同是聲而取信焉吳有諸情也故

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

其聲非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投琴而文者所以

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

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

德之懷遠也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

中漸習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

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越醫駱同材而各自取焉從

也矩鑿之中各取法度或以治民或以治上意而

馬或以治病同材而各往從取治法度也未言而

民載誠中者也上有意而未言則民皆載未言而

道以修言誠

矩鑿也

桂百島川年

卷每川一

七



信弗力口而至或先之也也極急  
 也也極急矜恤生於不足知不足也恒驕也不定  
 也也極急矜恤生於不足知不足也華誣生於矜  
 功也誠中之人樂而不極如鴉好聲忠信之人  
 非汲汲也如鴉自好為聲耳熊之好經經動夫有誰為矜各在  
 非徒非徒春女思秋士悲春女感陽則思而知物化矣  
 號而哭幾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俛  
 弋倨狗爰知情偽矣故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乎  
 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  
 公且天非為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為紂生  
 之也崇侯紂時諸侯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

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身其功昔東戶  
 季子之世東戶季子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  
 晦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凡高者貴其左天道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  
 辭也臣道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  
 也君謙讓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左臣辭也君  
 尊君謙讓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左臣辭也君  
 其君謙讓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左臣辭也君  
 害道斯須害儀斯須子產騰辭騰傳也子獄繫而  
 無邪獄雖益多而失諸情者則塞於辭矣失事之  
 世人辭所成國之道工無偽事農無遺力士無隱  
 窮塞也

淮南子卷之四

卷之四



經本目張  
非求諸已  
而何

又道本旨

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舜  
禹不再受命受命於人堯舜傳大焉先形乎小也  
形見也先見也刑於寡妻至于兄弟禪於家國而天  
微小以知大刑於寡妻至于兄弟禪於家國而天  
下從風禪傳也言堯舜禹故戎兵以大知小若湯武以  
義伐不義小人以小知大人謂天下從風者也堯舜君  
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  
不勝萬物載之大而章遠而降知此之道不可求  
皆勝其任於人斯得諸已也釋已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  
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  
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舍而弗生在情而不

萌者未之聞也言懷其情也而君子思義而不慮利  
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子曰鈞之哭也子也子曰子亦  
柰何兮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  
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人或鑿穿或有非  
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而亂生焉蹠也言用心異也其載情  
一也施人則異矣施於人有善惡故唐虞日孳孳以致於  
王桀紂日快快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已也凡  
人情說其所苦即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  
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  
以懼如饑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則欲

桂海編年

卷再刊十一

七



反  
及本者  
已也

貪貪多憂害智貪憂閉塞多懼害勇媿生乎小人  
也媿倨蠻夷皆能之之行也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  
月爭光稱也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  
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不消釋則不流刑刑  
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絕民之  
繫也繫所以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小節備太  
節舉齊桓舉而不密齊桓有大節晉文密而不舉  
晉文有小節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閨內  
本節廢也齊桓失之乎閨內而得之本朝閨內亂而水  
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舉臣爭功而治

君子修其在  
已可盡者  
其不可必者

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齊桓秦穆受而  
聽之聽之用昭感者以東為西感也昭曉見日而  
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武侯蓋年  
而羸我也羸劣也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  
羸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  
有能為也有能為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為天成之  
終身為善非天不行終身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  
否我也禍福非我也非我也天故君子順其在已  
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  
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

淮南子

卷之十

七



若

行止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為  
 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未能必免其禍  
 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  
 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與國下與舞也無道之世以國  
 與人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憂而守之  
 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  
 不可為無所用之不知其所用也碧瑜瑜玉也不  
 為土也棄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  
 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膻厚膻厚切肉也搏者必其甘之者  
 也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

陽

此即及其在  
已願其在天

怒

適

為表者未之聞也表立見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  
 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  
 餓死首山之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  
 福之萌也懸懸禍之生也分分禍福之始萌微故  
 民慢之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  
 而邯鄲圍魯與趙俱朝楚獻酒於楚魯酒薄而趙  
趙以趙所獻酒獻於楚王見魯薄羊羹不斟而宋  
 國危宋將華元與鄭戰殺羊食士不及其明主之  
御及戰御馳馬入鄭軍華元以獲賞罰非以為已也以為國也通於已而無功於國  
 者不施賞焉逆於已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



謂其雍曰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  
 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其  
 謝之也猶未之莫與周政至殷政善夏政行楚臣  
 謝謂遣其雍也莫勉之也至至於道也善施教未至於道也行尚粗也行政善善未  
 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含德屏道  
 而上未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  
 植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封乎泰山蓋七十二君也  
 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之君脩近彌遠  
 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隣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  
 已之禮可為也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

各及其在已  
 看而人莫及

履

人

也不能與孝已爭名者不得孝已之所懷也義載  
 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  
 勞通智連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  
 而弗貪也古人知其味而不貪其食今人貪而弗味歌之脩其  
 音也此言樂所以移風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此  
 不足以致易俗歌長其音金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  
 也極治化人能尊道行義喜怒取予欲如草之從  
 風召人以桑蠶耕種之時施獄出拘召公周太保也使百  
 姓皆得反業脩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  
 之刑紂拘文王文王獻寶於紂紂賞以千故聖人

不言作所言  
 暉一作暉

淮南子

卷之

占



聖人能不遺時故能成功

之舉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綌上車投綬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商容神人也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先形而後有影形可亡而影不可傷故聖人不為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羣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鐸大鈴出於吳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援欬之捷來措措刺也故子路以勇死死衛侯長弘以智困欲以術輔周人能以智智而未能以智不智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

不害一作所害

皆不害其至

暉一作暉

至者能感人亦莫能測

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歲多風則鵲作巢獺穴知水之高下水所及則獺避而為穴暉自知晏暉白鳩鳥也晏無雲也陰諧知雨陰諧暉日也為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太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為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論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簡公齊君也

淮南子

卷之六

七



入在...  
子陽相...  
入在...  
子陽相...

虎疑蹄訛  
桐一作備是

皆不得其至

子殺子陽以猛劫子陽鄭相也尚刑而劫死皆不得其道者也  
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不與律合者與繩之  
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樂  
幾幾虎也為象箸必有玉杯為杯必極滋味曾以偶人葬而孔子嘆偶人  
也嘆其象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  
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  
矣水濁者魚噞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峭者  
者必也峭峭也陀落故商鞅立法而商鞅為  
立治法百姓怨吳起刻削而車裂吳起相楚設貴  
之以罪支解車裂臣相坐之法卒治國辟若張瑟大絃組組急也則小絃絕矣

謂

故急總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  
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  
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  
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  
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  
無罪蒙也素脩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  
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為小不善之  
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是故積羽  
沉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  
積快而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

淮南鴻烈解

卷之十

七



天體以心為至

含

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  
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  
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舍而  
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  
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地以德廣以  
廣益其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  
土地以強廣君以強尊下也故粹者王駁者霸無  
焉者亡昔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  
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誠  
仁施亦仁不施亦仁道無為而民蒙施此所謂不施而仁小人誠不

禾

知小而不知天知近而不知遠局於見也

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人若  
仁德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  
天道察其數數謂律歷之數也欲知地道物其樹五土之  
所種生欲知人道從其欲君子欲於道勿驚勿駭  
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撓撓各順其情察  
一曲者不可與言化一曲一事也審一時者不可與言  
大猶蟬不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為明而弗能  
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  
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  
之枝拱抱也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

淮南子解

卷之十七

十七



釋當作釋 昧

又靈色意

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為患生於多慾害生於弗  
備穢生於弗釋聖人為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  
免蒙塵而欲毋昧涉水而欲毋濡不可得也是故  
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已發禍由已  
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衆邪自息今釋  
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儷走而內行無繩  
繩所以彈故聖人反已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  
曲者也堦者形埤非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  
朕也不可傳於人木戟去水亭歷愈張用之不節乃反  
為病物多類之而非唯聖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

順天下之情而天下從之

以言等八結  
之亂亂於亡  
禍福成敗之  
意盡矣

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為人上者不忘其下誠  
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  
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  
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  
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  
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弁  
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 裁制也度其伎能而裁制使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一

漢河東高誘注

齊俗訓

齊一也四字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為一道也故曰齊俗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

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

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

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

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

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為禮者恭敬而<sub>也音</sub>伎<sub>也音</sub>

實為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

性失疑德失

不為太上之道故曰衰世未造

淮南鴻烈解

卷第十一



正見禮義興於衰世  
古之道如此

禮義之後若

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實構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疏構構然  
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  
義飾則生偽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  
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  
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  
無刃楚人謂刃頓為銖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  
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  
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  
而詐偽萌與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  
羊也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

龍旗一作交龍旂

有高則有下有長則有短二者相形道德於禮義亦然

鷓

蓋垂綏大路天子車也龍旂龍旗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捷  
抽箕踰備之姦抽握也備後垣也有詭文繁繡弱絳錫羅  
紉弱絳細布也羅穀紉素也必有管窺趾此踣短褐不完者  
也趾偶也踣適也楚人謂禮為短褐大布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  
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為鷓鷓鷓水蠶為蠶予慈音  
也音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其化從陽入陰夫  
胡人見麇麇音裴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  
龜不知其可以為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  
昔太公望周公且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  
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

莊周鷓鷓

齊魯川

二



聖人見微之  
著仁義禮義  
一形聖人必  
知其樂

終屬見始連下句亦通

著

尊尊親親 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  
仁者弱也 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舉賢上功則  
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齊  
田氏奪其君位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  
君位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  
滅之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  
糟立生乎象糟紂為長夜之飲積糟成炮烙生乎  
熱升庖人進羹於紂熱以爲惡以熱升子路橙蒸  
溺而受牛謝橙舉也升出溺孔子曰魯國必好救  
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  
於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

多譬總發上

便於彼則不  
便於此物理  
皆然

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  
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  
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使行  
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廣廈闊屋連闔通房人  
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  
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鼉鼉  
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舜樂六  
英帝顓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  
木尋枝猿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  
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

莊內鳥以解

齊俗川上

三



各取其所適宜而已治道亦然

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告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的齒筐不可以持屋簷也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鈿言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金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糝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蜺黑蜺神雲雨蜺音辰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

相反可以為用

上文說開此總說治道

正各適其宜也

夫玉璞不獸厚角角鱗不獸薄角鱗刀劍羽漆不獸黑粉不獸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常者也譬若舟車楫肆窳廬故有所宜也水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楫草野宜窳廬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物各因其宜故不須用賢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道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臯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



亂與治相反為是

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  
若播棊丸於地負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  
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也簫籟也忽然感之各以  
清濁應矣夫獲狝得茂木不舍而穴狙相狝得墻  
狙防弗去而緣狙狝豚也墻水垣也防隄也物莫避其所利而  
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  
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  
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  
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  
皆復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

一本不於三句皆作不以

此見起處道  
德率性之意

見人皆移於  
於此化

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  
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其所守也凡以  
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  
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於君以欲治欲者不於  
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  
原人之性蕪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堞也堞塹也堞塵也堞堞  
氏熨翟嬰兒生皆同聲堞東戎氏南夷熨西夷翟北胡也及其長  
也雖重象狄駉象狄駉譯也象傳狄駉之語也不能通其言教俗  
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  
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



故仁義行而道德遷禮義飾而浮穢散有以也

唯聖人不失其性

性未嘗不在願人之所見何如耳

竹之性浮殘以為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  
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  
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練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  
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  
合於他性自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  
石滅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  
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  
亦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  
自見則動而惑營營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沉孔子  
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孔子謙自謂無知而服回此忘行也而汝服

見性之不可失故聖人以性率人

亦失性也

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  
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  
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  
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  
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精神  
清意平物乃可正若壘之抑堊壘印也堊泥也正與之正  
耳自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  
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

淮南子卷之九

齊俗訓第十一

五



虛者即性也  
一者亦性也

夫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  
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載疑作感虛者心無所載，  
於哀也。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  
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  
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  
聖人記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  
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  
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之委財而  
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  
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積於中

訖

憤

於

亦各適其宜  
各致其治而已

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揚也。夫有  
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  
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鰲負羈之壺，餐愈於晉。  
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以鐘伯  
滅仇由，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  
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  
事嚴主烈君，其養一也。公西華之養親若與朋友處，雖而少敬也。烈酷也。曾  
其敬多，故胡以彈骨，越人嚙臂，中國歃血也。所由  
異其於信一也。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中飲以  
為三苗鬻，擗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鬻鬻，其



有禮義與無  
禮義者何異

於服一也三苗之國在彭蠡洞庭之野壘以帝顓  
臬束髮也括結也笄簪也鬣斷也帝顓  
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  
拂放也今之國都男女切踣踣足也肩摩於道其於俗  
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王而愛其親敬其  
兄獫狁之俗相反獫狁北胡也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  
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  
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  
踐玉也長三尺斲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皮弁以為爵冠  
也搢佩給笏佩  
於土終葵首拘斲拒折之容拘斲圓也然勝夫  
拒折方也然而勝夫  
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

各因其俗不  
失其宜皆可  
以治

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縱  
也箕倨反言  
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搏袍裾衣  
也衣  
初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太布之衣大布  
粗布  
也特賦羊之裘韋以帶劔威立于海內豈必鄒魯  
之禮之謂禮乎鄒孟軻邑  
魯孔子邑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  
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違逆而進雖之  
夷狄徒倮之國徒倮不  
衣也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  
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  
而為之節文而仁發所以見容也併色禮不過實仁  
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



夫年

所能同耗服不字

古之禮樂簡易如是異於今遠矣

及也而以爲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夏后氏禮夷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絰之服五絰謂三年暮九月五月三月服也悲哀抱於情葬菴稱於養不强人之所不能爲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繁還之禮也蹠蹠采齊肆夏之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也以爲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莞簫揚于戚奮羽旄以爲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糜民虛府殫財含珠

玉甲

此不若古之札樂處

此正後世之禮義

鱗施綸組節束鱗施玉田也綸絮也束縛也追送死也以爲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菴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舜南巡狩死於蒼梧葬九疑山不煩市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禹會羣臣於會稽葬井之所農人之田故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爲義而亡有扈夏啓之庶兄以堯舜舉賢禹獨

淮南子卷之九

禮義



與子故伐之知義而不知宜也。曾治禮而削知禮而

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封土為社祀中霤，葬

成啟。甲啟而葬其樂咸池、承雲、九韶。舜兼用黃帝樂，九韶舜所作也其

服尚黃。舜，土德也夏后氏其社用松。所樹之木皆

也。祀戶。春祭先戶，夏祭先木德也葬槨置翼。翼，棺本也其樂夏籥、九

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變也，六列、六英為行列也，其

服尚青。木德也殷人之禮，其社用石。以石為社，主也祀門，

秋祭先門。尚青也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大濩，晨露湯所作樂其服

尚白。金德也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夏祭先竈

尚白。尚白也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夏祭先竈

此列聖因時  
順俗適宜  
禮處

棘下。三象棘下，武王樂也其服尚赤。火德也禮樂相詭，服制

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疎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

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琴也。故明

主制，禮義而為衣，分節行而為帶，衣足以覆形，從

典，增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

背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為文

句，䟽短之鞮，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

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

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

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

虛一作處

前所謂自見  
此復表之



禮樂之不若  
道德之不明  
則說出

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  
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  
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土則不然大則塞而  
不入小則窅而不周動於心技於手而愈醜夫聖  
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  
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離已琢遂反於僕  
合而為道德離而為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  
形禮義節行又何以致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  
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  
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

聖人因時勢  
而為禮義文  
言之

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東郭為狗以謝  
過求福土龍以請雨  
文以青黃綸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衾袂衾純服  
袂墨齋  
也大夫端冕端冕  
冠也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  
土草薊出而已夫有執貴之故當葬之時有苗不  
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于戚而舞之時天下大雨  
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  
而行尸文主之  
木主也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禹  
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  
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于戚  
而笑鑿插鑿所  
屬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

淮南子解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札義不過帝王之法籍粗迹豈可擬哉反復辯論不出此意

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樂名一絃會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儀弩招箭也射百發遠近不可皆一木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以儀也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

不務道德而轉其章制度何以窮

可為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天王喬赤誦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遊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誦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蜀武陽人為伯入令得道而仙赤誦子上谷人病癘入山道引輕舉假上也五帝三王經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太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為

入或恐人經一作輕是

淮南子

齊俗

上



彼者有道存  
况治天下乎

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不若得歐治之巧得百  
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  
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  
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  
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闕  
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鉗且得道以處崑崙崑崙道升居崑崙以治病扁鵲盧人姓秦名越人趙簡子時人造父以御馬非  
以之射備以之斲斲巧工也所為者各異而所道者  
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

今

帝王之治不  
同而得其道  
則一因革不  
亂也

既田其受水釣也而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為醢或  
以為甘煎熬燎多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柳  
柟豫樟而剖梨之剖判梨之分也或為棺槨或為柱梁拱  
斷撥棹撥解也撥析理也棹音遂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  
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  
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  
韓風秦牙管青四子皆古善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  
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釣也故湯入夏  
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  
湯武之所以為治故剖几厥銷削鋸陳非良工

淮南子

齊谷訓十一

十三



指此  
假一國章不  
而於此  
亦王之欲不

不能以制木鑪橐埴坊設也鑪橐埴皆治具也坊土形也非巧治  
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刃以剃毛吐齊之大屠  
也剃截髮也庖也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研庖下  
也伯也新剖始製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衆虛之間剖中理也若  
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  
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樂師徒絃則不能悲故  
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若夫工匠之為連  
鐵運開陰閉眩錯連鐵鐵發也運開相通也陰閉獨閉也眩因而相錯也入  
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  
與物為際者父不能以教子警師之於意相物寫

道德非粗述  
亦仿此類

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為平者  
準也為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  
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  
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  
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深靜也而  
寂漠者音之主也微音生於寂漠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  
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  
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  
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道者非求道理  
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施微曲也去非

是

佳句鳥山

卷之四

一



天下或有是  
私義而非道  
德者

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  
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非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  
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  
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  
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  
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  
若烹小鮮為寬裕者曰勿數撓也裕饒為刻削者曰  
致其馘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  
而撞之跌社宮壁跌社至平公左右欲塗之欲塗  
師曠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

人見與自見  
不侑

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  
非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  
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密子者密子子賓出密子  
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攘攘慢也談  
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  
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  
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  
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  
疏即謀當而見疑親母為其子治挖蓋禿而血流  
至耳見者以為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

淮南子解

齊俗列十一

左



楷下同

所言字處實也

不鮮自見而類也

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  
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闕面於盤水則負於  
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負有所隨者所自關  
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  
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死之  
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為者失之  
挽者敗之  
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性自然也此所慕而不能致也  
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千里轉  
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  
所居聆聆難解也一曲而辟辟小邪然忽不得復

又是言各適其宜之意

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視言之見風也風者  
也世所謂五兩凡候風以雞羽重五兩繫五丈旗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  
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無為以待有為免上  
世難治世之体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礼易行也  
其責易徵也是以人不兼官士不兼事士農工商  
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  
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  
苦事商無折貨各一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  
士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鏹長脛以踴捕者強脊者  
使之負土春強者多土任負重眇者使之准目不正偃者使之

生有為川

齊谷川

七



塗偏人塗地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

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勞

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遠視

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言民不以

也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

求於下救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

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剗無迹人巧之妙也而

治世不以為民業故其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

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

離堅白公孫龍趙人好分折詭異之言以不可以

與

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冷之淵北人無擇

古隱士非舜非其德之衰不可以為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為為

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工也故高不可及

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夫

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

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流準水何

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

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驪馵驪馵飛兔而

駕之則世莫乘車驪馵良馬飛兔其子待西施

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西施毛嬙然非待古

過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常至人不務

西施一也

其具之意



馬十舍旬亦至

道術之可公行  
與度量之可傳一也

道德與禮義  
之實若日月  
室宅之居

聖人盡道於  
已而聽之於  
時

淮南子卷之九

卷之九

七

之英俊而入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旬十日也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干求也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啣獸窮則卑觸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臯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播笈笈受以臨朝受木杖也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東宮太子之官履乘石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兇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

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播笈笈受以臨朝受木杖也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東宮太子之官履乘石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兇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

淮南子卷之九

卷之九

七



其即上文論  
得聖之意

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  
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  
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  
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而不肯使  
入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屋後為天下顯武楚  
謂士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  
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  
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驎駟馱馱馱馱北韋  
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窾空處世然也是故立  
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為

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賢壯吾以  
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  
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  
為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  
而樂離世伉行以絕眾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  
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  
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非不知樂家室  
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  
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  
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賢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

淮南鴻烈解

齊俗訓十九

九



榮注同

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  
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  
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  
孟諸惠子名施仕為梁相視車百乘志尚未足孟諸宋澤莊子見之弃其餘  
魚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胡飲水數斗而  
不足鮒胡澤鱖鮒委入口若露而死鱖鮒名智伯  
有三晉而欲不贍三晉智伯兼范中行地贍足也林類策啓期衣  
若懸衰而意不慊林類策啓期皆隱士慊恨也由此觀之則趣  
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已立節  
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

聖人治天下  
不肩肩猶是  
非之迹得中  
而已

以下皆論上  
之為治下之  
民俗又復言  
之

義不苟得此相為論譬猶冰炭鈎繩也何時而合  
若以聖人為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  
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  
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  
樂其所安致其所躡謂之成人也故以道論者  
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  
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不飾亂世則  
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舉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  
植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  
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侏辯又積而不訣無

淮南子

齊俗訓

卷



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  
 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  
 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  
 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  
 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  
 以拵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  
 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子曾參無所施其善  
 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成荆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知  
 巧詐偽飾眾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  
 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淳澆薄也析天下之樸樸

孟子卷之二  
 齊宣公下

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拵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子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偽飾眾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樸

亂世者如

濫一作嘔可從

服馬牛以為牢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  
 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  
 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梁荆吳芬馨以濫  
 藍其口荆吳國也芬珍味濫貪求也鐘鼓管籥絲竹金石以淫  
 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  
 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挈澆淺淺薄也既薄尚澆也法與義相  
 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  
 輿衣纂錦五十年纂繪也馬飾傅旌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  
 青黃相錯不可為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含菽飲  
 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解札裘敗解也短褐

孟子卷之二

齊宣公下

三



偽一作為

不掩形而煬竈口也煬炙也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偽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

不務本而務末者無益於治

忘一作志

此民自然之性上宜順而治之

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止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况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忘為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承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自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菹子利不定也生於菹殺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劉氏謂漢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

淮南子卷之九

齊俗列

五十一



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一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二

漢河東高誘注

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故曰道應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

元氣之清者也又問於無為曰子知道乎無為曰

吾知道無為有形也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

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

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

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

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曰無始味始也鄉者吾

此篇太段以弱為強以柔為剛以晦為明不歸乎外而求之內不為勝入而能反包以淵嘿為道而天下服之為應

淮南鴻烈解

應道訓上卷



此篇大意以  
道之無形而  
不可言言也

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為無為曰吾  
知道日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  
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  
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  
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  
是則無為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  
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  
之粗太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  
邪孰知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邪無始曰道不  
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

以前是二目  
後應本其事  
証以老言至  
然篇皆不出  
剛柔強弱晦  
明等意

者

此篇大意以  
道之無形而  
不可言言也

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  
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  
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楚平王孫太子  
建子勝建見殺白公孔子不應知白公有陰  
謀故不應也白公曰若以  
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  
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菑澗敏澗之水合易牙嘗  
而知之菑澗齊  
二水名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  
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  
者不以言言也不以言言  
心知之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  
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

淮南鴻烈解

卷之八

二



此是一証全  
要收錄深藏  
之意

矣申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楚殺申公於浴室之地也故老子  
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申公  
之謂也惠子為惠王為國法惠王梁惠王已成而  
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  
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  
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  
呼邪許虎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  
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  
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  
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田駢齊臣王應之曰寡人

此見法術不  
必用

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  
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  
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  
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  
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  
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  
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材乃得生也雨不及陰  
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末之由生之本也申公勝得  
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申公篡得楚國貪其材積七日石乙  
入曰石乙白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

淮南子列子  
德道訓世卷



即和光忍辱之意能忍故能勝人

龍子人不若焚之母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  
葉公入葉公楚大夫子高自為發太府之貨以予  
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  
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  
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齋也何  
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故老子曰持而盈  
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  
子為後董闕子曰無郵賤今以為後何也董闕子趙氏臣  
無郵襄子之名簡子曰是為人也能為社稷忍羞  
能忍耻也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

道不可以外

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  
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  
子䟽隊而擊之䟽分也隊軍二百人為一隊分䟽隊卒擊之大敗知伯  
破其首以為飲器飲溺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  
雌其為天下谿蓄缺問道於被衣蓄缺被衣皆堯時老人也被  
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  
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女居居居乎若新  
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雙夷雙夷熱視  
貌不言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  
知不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

淮南子

道憲

日



持盈故能勝

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  
 勝之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之二邑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  
 食而有憂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  
 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  
三日而滅也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今趙氏之  
 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  
 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  
 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  
 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  
 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杓

也古者縣明下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  
 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墨子雖善為兵而善持勝  
 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惠  
 孟見宋康王蹀足警效咳疾言曰寡人所說者  
 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  
 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  
 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  
 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  
 厚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  
 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

淮南子

道憲川

七



圖強所不用

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  
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  
之心此其賢於勇有方也四累之上也大主得無  
意邪此上凡四事皆累於世而宋主曰此寡人所  
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  
君無官而為長無地為君以道富也無官為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  
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主萬乘之  
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賢於孔  
墨也遠矣宋主無以應惠孟出宋主謂左右曰辯  
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

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謂禹

稷契伯夷伯夷舜之佐七人皆與堯同臣武王之佐

五人謂周公召公太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

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焉善乘人之賢也故人

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北方

有獸其名曰鼯鼠前而荒後鼠前足短荒後趨則

頓走則顛常為蚩蚩駉駉取其草以與之蚩蚩

駉駉前足長後足短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駉有患害蚩蚩駉必負

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下故老子曰夫代大匠

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主術嗣君應

已無為而無  
乎不為道也

功為一作功  
賢一作資

巨虛

下一作能

主一作王

淮南子卷之

道憲列一

六



注南河死餘

注原言三

六

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  
 舉千鈞又况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  
昭文君周衰分爲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  
西東各自立其君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  
 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太  
 制無割故致數與無與也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  
 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贖魯人於諸  
 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  
 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  
 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

人疑當作

順可二字  
疑錯出

綴此一節  
實爲可繼之  
意

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  
 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  
 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李克武侯之相吳之所以  
 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  
 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  
 勝則主僑以僑王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  
 僑則恣恣則極虐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  
 之所以自到於于遂也越伐吳夫差故老子曰功  
 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越欲于齊植公困窮無  
 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任載以商於齊暮宿

注南河死餘

注原言三

六



此用人之道  
有國家者所  
當也知

權

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  
盛燭炬從者甚衆竊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  
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  
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  
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  
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  
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  
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太  
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  
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合已聽知之且人固難

谷也懼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  
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德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  
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置父居  
邠翟人攻之惠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  
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置父曰與人之兄  
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為皆勉  
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  
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  
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山其下大王置父可謂  
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

臣



上焉則下焉乃

管子曰不能自勝

重傷之人

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為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

中山公于牟 中山鮮虞之國 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奈何 江海之上言志在於已 魏闕也言內守

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之性也 中山公于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言不勝則已神無怨也 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

自大王至此皆及道于身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知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未

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其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糟酒滓也精已漉之精也 桓公悻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

淮南子解

道惠川上卷

七



誠一作試

然

窮一作躬

道在于精不在于粗

曰他有說臣誠以臣之斷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  
入苦急也大徐則耳而不固耳緩也不耳不苦應於手  
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  
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為輪  
今聃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  
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  
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  
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  
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  
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

書亦粗也

庶幾知自保之道

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于罕也大臣親之百  
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  
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  
諱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諱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徐馮  
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  
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諱  
乃焚書而舞之自喜焚其書故舞也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  
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王諱飲請置酒也莊  
王許諾子佩䟽揖北向立於殿下䟽徒䟽也曰昔  
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徃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



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山名

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

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

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

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

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從者狐偃趙衰

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

焉釐負羈遺之壺餒而加壁焉重耳受其餒而反

其壁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剋之令三軍無入釐負

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直則直越主勾踐與吳

薄疑薄

枉

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明明說出

進之一作進衆下退之之亦同 鉅

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

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

執戈為吳兵先馬走果擒之於于遂先馬走先馬前而走也

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

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

中牟入齊中牟自入臣於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

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之

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

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

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上治而後攻之中牟

淮南子卷之九



謂

此段議論大都斷輪者相

儋當作擔

淮南子卷

道原論上卷

十一

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繆公請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便求馬者乎子姓謂伯樂子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疾也疾也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儋纏采薪者九方堙也九方堙人姓名也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

臣一作巨

於道也亦然故類之難行乏益難

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屈宜若楚大夫王不亡在魏者也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入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

淮南子卷

道原論上卷

十一



魯

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  
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  
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  
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  
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  
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  
之至也本者謂兵爭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  
志焉吳起為將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  
焉吳起為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也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  
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

刑一作形

故

故

夫子也差須猶少待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  
刑之徒不可更也成刑之徒刑禍已成於衆子不若敦愛而篤  
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  
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  
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  
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  
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  
拜群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已且輕  
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  
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榮感在心公懼召子



吳起之祿宋  
景之福也可  
矣應可知  
矣

韋而問焉子韋司曰榮惑在心何也子韋曰榮惑  
天罰也心榮分野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禍且當君雖然可  
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  
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為君乎寧  
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  
必死矣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  
為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  
子韋還走北向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  
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二賞君今夕星必徙三  
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

果

即前取人不  
實意

呼者

君人之言三故有二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  
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  
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東三徙  
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  
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  
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  
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  
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  
一汜汜水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  
世不逆有使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

淮南子

道應川上卷

十四



比

即前能處勝持乃意

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宣王之將軍踰越勝之也宜  
 主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此附庸  
 君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邑周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伐之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以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

愈進愈深

無

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温人聞亦請降時周人亦以温賜文公温相遠皆叛  
 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故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反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私邪故能成其私又曰知足不辱狐丘丈人謂

淮南子列解

道德訓十卷

十五



謙  
唯其誰下故  
能自保

道以久而後

孫叔敖曰大人老而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大司馬捶也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捶銀銀擊也鉤釣釣也太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恃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

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分歸之砥礪也文王三分天下而其二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紂臣也姜里地名在河內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曰行于里雞玄玉百工二玉為一工也太貝百朋五貝為一朋也玄豹黃羆青犴犴胡地野犬犴音岸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

獸心草謬

淮南鴻烈解 道應訓十卷



文王能保身  
于無道之時  
在聖人自無  
死地非老氏  
之說也

因費仲而通費仲紂之佞臣也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  
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  
玉門以玉飾門為柱樞也相女童相視之一日相匠也以待紂之失也紂聞  
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  
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  
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  
之行尹佚史佚也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  
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  
王入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  
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

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義神農之問有共工宿沙霸天下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  
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  
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驥也入  
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  
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  
盜賊之心必託駑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  
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  
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  
技齋一卒齋備卒也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



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  
 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  
 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邽楚賢良大夫皆盡其  
 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  
 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  
 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  
 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  
 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白又復往取其簞  
 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  
 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

明下疑服日字

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  
 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  
 回忘禮樂矣回忘禮樂絕聖棄智入於無為也仲尼曰可矣猶未  
 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  
 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  
 言坐自忘其身以至道也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  
 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  
 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也丘請  
 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  
 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與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

淮南子系解

道原論十二卷

十七



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  
為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  
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  
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  
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  
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  
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宿之三帥  
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  
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  
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先軫晉大夫也

秦穆始不知  
道終而能悔  
悟故有諫于  
書

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  
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  
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  
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  
臨以說於眾說解也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  
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  
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因獻十珥而美其一且  
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說  
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  
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虛其

道不可使人  
穎

淮南子

道應列

七



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經乎太陰入

乎玄闕太陰地名也玄闕北方之山也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

士焉深自而玄鬢淚注而為肩水名豐上而殺下軒

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

碑慢然止舞也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

梨楚人謂蛤為倦龜殼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為昔

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

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

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齋拳然然而

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

尚

月而載列星言太陰之地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

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空輿也言我所游不可為

所行比之則如空輿若我南游乎岡良浪之野北息乎

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

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矚屬此其外猶

有汰汰沃之汜汰沃四海子夫之際其餘一舉而

千萬里千萬里汰汜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吾尚未今子游

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

漫期于九域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

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其所

倦一作塔注同  
梨一作蚌  
目一作蚌



杯一作杯

蟻一作壤

年下同

所見不自而道因之得失

杯 杯治楚人謂恨不

惇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

猶黃鵠與蟻蟲也

蟻蟲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

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及

大人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

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

水狀似蚕蛾一名蟪蛄不知春秋

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置父三年

而平馬期綽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

見得魚釋之

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

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

平馬期歸以報孔子曰

所尚亦有不

季子之德至矣使人聞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

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立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

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

此罔兩問於景

罔兩水之精物也曰昭昭者神明

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

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

扶桑日出之木也

之罔兩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

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

育萬物而不可為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

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

水疑之誤

罔兩光耀之說本莊子寓言劉淮南又引以証莊老之言正如夢中說外也

罔一作罔



道者正形影  
之外故知之  
貴其外而  
入其內

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光耀可見而曰子果有乎  
其果無有乎有形生於無形何以能生無有弗應  
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  
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  
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  
能無無也言我能使形不可及其為無無又何從  
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  
為之有益也白公將為父復讐罷朝  
而立倒杖策綴策馬控端有針以刺馬  
願謂之綴倒杖策故綴貫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願之忘將何  
也

編補堂也

不忘哉白公之父死鄭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  
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漏理是故神之所  
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近謂故老子曰不出戶以  
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  
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  
脩門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  
閉鍾閉鍾格也上之鍾所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  
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紂死箕  
朝鮮舊居空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  
故柴護之也錢破鼓折拘浮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

上之二字恐心脫誤

在商鳥以解

道集州上二卷一

三三



關

卧

周秦之修短  
其外有遠近  
大小欤

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  
幣相朝二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門鍵  
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  
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堅中夜  
夢受秋駕於師秋駕善術明白往朝師望之謂之曰  
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  
駕尹需反走北向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  
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  
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二去令尹無憂  
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為王而不肯許由讓天

儀一作義

俠一作夾

主

明矣

此亦寓言也  
我道者亦若  
此類有不得  
者

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  
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  
飲次非得寶劍於干寒隊干國在今臨淮出寶劍  
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船蛟龍  
屬也魚滿二千五百斤較未為之玉也飲非謂船者曰也嘗有  
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瞑目  
敦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  
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  
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  
荆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

淮南鴻烈解

道德訓十二卷

正



呂氏作失之骨  
有一作又

者依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  
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  
車十乘將使荆歸而行人以為從未足也復以衡  
說其辭若然從說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魏王乃  
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  
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  
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斲其指先王  
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為門能以  
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慎子名到齊人不知門不  
知門之要在門外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

執而不通  
者不能知道

申轅也申東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  
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  
之將軍之節惠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  
曰吾嘗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  
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太人之行不掩以  
繩不掩猶至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策象飛而維繩  
者言為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不可繩也以澧  
喻飛象從下繩維之而欲翔翔則不可也澧  
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焉則形見於  
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肯之歸也是故石  
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

淮南子

道塞川

二百



明察炫乎外  
道所不貴安  
子得之

法上房疑行

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六將軍 韓魏趙  
范中行也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  
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  
譬之猶廓章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  
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  
公謂太上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也動也 震晏子  
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上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  
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上曰昔吾  
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句星 客星也 房心 句星守房心則地動  
也太上曰然晏子出太上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

忠孝之名亦  
不待已而有  
乏道則無事  
于此而相忘  
其忠孝耳

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  
不欲太上之死往見太上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  
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  
而不刺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  
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子豫讓事知伯而死 其難故文侯思以  
為重舉白而進之舉白 進酒也曰請浮君浮猶  
以酒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  
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豫讓  
相其君而君見殺殺文侯受觴而飲不獻曰  
亦何如不足貴也不獻 醕蓋也曰  
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

法言篇

直意則

七



乎一作予

其出於  
于地而  
天黃以  
不盡日  
也

益

此其本

一本儉陋易地可  
從

仔

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桓公有器焉謂之宥卮宥在左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中水半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樽而損之曰何謂樽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

持

木

帝王之道恐  
不如此

而不新成武王問木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為之奈何木公曰甚善王之間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獵禽恐不能殺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待之則塞民於兌兌耳自鼻口也老子曰塞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器茂而載之木木釐釐被髮也水鷺鳥解其劍而帶之笏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竿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



葬父喪以宣丹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  
鑿高壘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  
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  
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三

漢河東高誘注

汜論訓

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為化大歸於二故曰汜論

古者有整

謀

而總領以王天下者矣

古者蓋三皇以前也整頭

上古如此若民風不政聖人何事於許多制度

餘在飾

鳥一作鳥

此後世之尚

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

從猶也豈

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

政不虐生無天折也

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

非猶譏也當

其德生而不辱

刑措不用也予而不奪

予而不奪

予予民財也不

古者有整而總領以王天下者矣

古者蓋三皇以前也整頭

伯南鴻烈解

已論川十三卷



委

此對世之尚

申

武与鯁同

入功... 古... 功...

親讀曰後極塊推也

聖人因時立制而民宜之何必泥上古之法已後皆極論其意

帶大帶句襟今之曲領褰衣也夏委貌章甫冠各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為窟室冬白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蟄蛰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屋樑也宇屋之垂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臣世本曰伯余制衣裳黃帝綵恬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索功也後世為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古者剡耜而耕摩廬而耨剡利也耜耜屬廬大耜摩令利明之耨耨除木鉤而樵抱甌而汲鉤鑣也樵薪蒸甌武苗穢也今兗州曰小武為甌民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耨鋤耨耨而樵

桔槔而汲槔推三輔謂之僅所以覆種也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窾窾木方版以為舟航窾空也方並也舟相連為航也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運所有乃為鞞祖躡而起千里肩荷負僮躬之勤也鞞躡鞞鞞也勤勞也而作為之掾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為鷲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為之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循隨也當時之則先王之法度有多且者矣

淮南子列解

已論訓十三

二



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 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

主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廢長立禮三十而娶 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分時俱生於子男從

予數左行二十而立於已女從子數右行二十而

亦立於已合未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

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已數左行十得寅故人

十月而生於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已數右行得

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歲星十二

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

而娶十五生子重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

國嗣也故不從制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廟下小

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殯於

實位祖於庭葬於墓也於阼階猶在主人位未忍以

遠之殷人殯於兩楹之間楹柱也記曰殷殯之於

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賓 此禮之不同者也有

虞氏用瓦棺有虞氏舜世 夏后氏聖即周禹世無

棺槨以瓦廣二尺長四尺用棺為槨厚

側身累之以蔽王曰聖周殷人用槨之宜以棺為

制周人牆置翬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槨

也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為飾 夏后氏祭於閭

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也於室中 殷人祭於陽堂上日平

夜祭之也於日出時祭於 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乘

以朝於日中朝者庭也 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故

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

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琴瑟也所

此即三代不  
同和五帝不  
合業之意



一作用

慈

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乎禮於禮  
 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樂矩矱約  
 之所周者也樂方也獲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  
 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父所命養已者也  
此大夫之妾士之妻謂  
之文母禮為總麻三月昭公獨練也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太  
 饗廢夫人之禮偃姓之國侯也今在廬江古者太  
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  
豔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致夫人之禮先  
 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  
 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  
能作禮樂不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

此其去論之  
大指

不翼而飛  
謂道也

令行為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  
 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  
 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  
 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百  
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  
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  
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  
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有  
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之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  
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

佳南鳴別解

已論訓序



治南法系論

治法論

所以言聞聖人之言不知得其所以言者非能

言也聖人所言微妙凡人常道深隱幽真不可道也

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猶聖人之言微妙不可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

制斷也事無由已後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

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洞

屬屬婉順貌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慎之至也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

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太子之籍聽天下之政

籍圖籍也政治也籍或作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

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

懾服也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

也

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也北請

而後為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可謂

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况

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

寵位行其所好愧其所憎也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

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之行

非隨時禮也一定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

之法非隨時法也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故曰調而

不更琴瑟絃有數急柱有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

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言法制禮義可以為治之

基耳非所以為治也在其

淮南子

已論

卷

况

此以聖人  
身而三變况  
於治天下時  
移勢改其可  
執乎

事即道之所  
行道有定理  
事无定用

調上似脫日字



不必其常但求其當則事无不合道矣

此論古今民風原不相同故法不可不變

突

人之德猶弓矢射之具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身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日變可也唯仁義不可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也祥也順也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醇厚不虛華也工龐氣堅緻也商樸不為詐也女重貞正無邪也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銷銜檠策鑿而御駟馬也銷銜口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黃所制馬具也鑿檠頭箴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結繩以前

治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有制令煥乎其有文章也其政賞仁義民無犯法

于誅故夏后氏不負言言而信也般人誓以言諾要周

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者殺牲歃血以為信也逮至當今之世忍詢

后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

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

時人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

于劍而已矣槽槽柔木末不無擊無鐵力也

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幟以守隆高也衝所

突壞之渠漸也一日渠甲名幟幟所以禦矢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鬪連弩通

一絃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右為機開發之日銷車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

柔一作矛

漸當作斬

丑紉同

古今之不同



在古聖人尚不

因時變而推移非誠道不能

聰

淮南子卷之八 汜論訓第十三

獲一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者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古之所以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于威而服有苗舜時有苗叛舜執于威而然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制猶從也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猶檢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

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也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太人作而弟子循也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柄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之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

治之不能

八和時

淮南子卷之八

汜論訓第十三

七



伸一作懷

天造與時變化聖人亦然乃所謂道

於主也今夫圖上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  
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  
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  
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  
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  
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  
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  
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  
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  
引而伸之可直而晞也晞望也故聖人以身體之夫脩

陰陽因嚴刑

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

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推猶移也嚴推則猛猛則不

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放也刑推則虐虐則無親

其大臣唐害也喜害也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

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鳴夷子

皮得成其難難殺簡公之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

也絕祀陳氏代之也此柔儒所生也鄭子陽剛毅

而好罰下陽鄭君也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

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廌狗之驚以殺子陽

此批於暴者

淮南子

卷之三



幹當作務  
下同

此執於顯者  
皆致禮而不  
能洽

此又見劉宗  
並用尚有至  
於中而得其  
道非徒徇其  
矯拂而為之  
也

賢

中無主者亦  
然

此中有主者

惟  
互相非其  
能適從隨得  
其處耳

舍人家臣也

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獮狗，以此剛猛之所致也。今

亂擾舍人，因之以殺子陽。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

則矜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

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外乖也定譬猶不知音者

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鬱湮也轉清之則焦而

不謳，焦悴也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三人皆侯

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

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

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

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

人則陷溝壑，何則？日無以接物也。按見故魏兩用

樓翟、吳起而亡西河，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潘

文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潘王田常之後代，曰

潘，號稱王淖齒，楚將奔齊為臣，潘王無道，春秋之後

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

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孫叔敖楚大夫，夫弦

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父喪，以送

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上賢，右鬼，非

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若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

以上賢，宗祀肖貌，是以右鬼，右，全性，保真，不以物

淮南子

已命川

九



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全性保真謂不  
下弗為不以物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  
累已身形也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舟穴太蒙反踵空  
同大夏北戶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  
舟穴南方當日下之地太蒙西方日所入處也反  
踵固名其人南行武迹北向空同戴勝極下之地  
大夏在西方北戶在南方奇肱脩股之民在西方  
南方凡此八者皆九州之外八寅之北者也君  
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  
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此近論諸華也彼遠論八  
非而廢也於諸華所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  
非八寅所是而行也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

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道和陰陽鼓  
音故諭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也義者告寡人以  
擊之擊之事者振鐸鐸金口木舌合為音語寡人以憂者  
擊磬磬石也聲急憂有獄訟者搖鞀鞀亦訟  
小鞀也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饋者  
搖也以勞天下之民勞猶此而不能達善効忠者則才  
不足也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  
金人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  
象之翁仲發適戍入芻稟戍守長城也入芻頭會  
君向是也箕賦輸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人責其稅箕賦似  
箕然斂民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



此又非禹之時矣

如<sub>今</sub>之<sub>司農也</sub>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在陝西之縣漢陽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皆在遼西界一說會稽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禪於會稽是也會稽或作滄海南至豫章桂林豫章郡桂林郡北至飛狐陽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蓋在太原或曰代郡廣昌東五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漢高祖劉季也舉天下之太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執利兵伐無道以求百姓之命祈之於皇天也當此之時天下雄偉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于人為萬人為英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代一生

又一變矣

又丁變矣此于本朝之事為獨詳

唯見之不廣大故文武各執

以爭天下之權墮入也給至也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言尚武也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言文主受命之業武主誅無道之九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高祖於新豐所作竹皮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冠也一日委貌冠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黃帝樂干楛戚斧也春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

淮南子卷之三

已論則世

上



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  
隅曲室中之區隅言狹小也  
八極八方之極言廣大也  
 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  
 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  
向則可以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  
見四方也  
 理塞也也  
 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  
 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  
 主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  
 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  
 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  
 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德有盛衰風先

唯在得道不  
 在大小

聖人之先見  
 如此非常人  
 之見也

若據常人之  
 見與亡何有  
 而知之

待

萌焉風氣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  
萌見也  
 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二年  
 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暮  
 年而紂乃亡終古向藝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  
 敗之際也非乃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  
主誅紂以今謂疆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  
甲子於  
 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  
 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  
 蠢婦皆能論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  
 晉之地擒潁主以太齊亡為潁齒田單以卽墨有

淮南子卷之...

已命川...

...



至此盡露前  
意存士亦不  
可執大小而  
論

反復辯論  
上意耳

存亡在道之  
得失發越  
矣

周公唯求之  
於道不恃其

功燕伐齊而滅之得七十城唯即墨未下甲故國  
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  
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  
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  
周也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於岐周在西天故亂  
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  
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  
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臺  
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  
里二君處疆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

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  
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  
之于人言不慎行已之德而乃天下非一湯武也  
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  
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疆大而  
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  
益已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剋殷欲築宮  
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  
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  
職者迴也迴迂難也迴或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

佳有焉則解

已論則

三



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

公可謂能持滿矣滿而不溢也昔者周書有言曰周史之書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用可吝相濟也上言者常

也為君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

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

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

而死之尾生魯人與婦人期於梁下水至溺死也直而證父信而溺死

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

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周者王城也鄭

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

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酒肉曰饗牛羊曰犒賓

者指犒也秦師日行千里而襲之遠主有備而師

無繼不如還遂還師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反

為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恭

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楚恭王中中潘廵養由基

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四子楚大夫篡晉救恭王哀讀維微讀救

主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坐不能起也黃衰微舉足楚促其體

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失禮

謂舉足也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

師日當作帥曰

信為過而誕為功道何可泥也唯尚於事而已下亦此意

生向鳴小辨

已論川一

三



而不可行者也蒼吾統孔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  
 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  
 蒲葦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  
 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  
 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  
 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  
 卑體奉帶運履運正也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拯  
 也出溺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  
 名君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况父母乎  
 故溺則拯之祝則名君周人以諱事神故之  
 也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

車而...  
 亦...  
 亦...

聖人知道之  
 權故能適治

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  
 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  
 後合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  
 於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合而後忤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  
 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  
 窮遠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  
 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  
 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  
 非矣結猶也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北亞獸名人  
 日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見人往走則知人姓字又  
 嗜酒人以酒搏之飲而不能息不知當醉以擒其

注

已論

五



身乾干鵠知來而不知往乾鵠鵠也人將有來事

風多巢於木枝此修短之分也昔者葛弘周室之

執數者也葛弘周景王之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

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

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以畔其君也周劉氏與晉

范氏世為婚姻葛弘事劉文公故周人助范

氏至敬王二十八年晉人讓周周為殺其弘以釋之蘇秦匹夫徒走之人也

鞞躋蘇秦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

車裂之患蘇秦洛陽人嬴繡囊也蓋步蓋也蘇秦

蓋歷說萬乘之君合山東之從利病之勢徐偃王

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

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偃王於衰亂之世脩行仁木

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雪耻擒夫差之

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鏹而死種佐句踐報

差獲千里之地而越王終已疑此皆達於治亂之

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葛弘知天道而不知人

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

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不知為聖人則不然

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

不窅內之尋常而不塞不窅在大能大也八尺曰

也舉急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疆弱相乘力征

致

諸人有所知  
有所不知故  
故禍亂聖人  
无所不知故  
有戒治而無  
敗亂

又及言執滯  
之不可

淮南子卷之三

已論訓

七



又不可  
又不可

又歸結  
之道如此

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機乘加也機  
或不能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帷幕也處而乃  
始服屬吏之貌也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  
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  
始立氣矜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  
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  
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  
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  
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  
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總舍

偽

同屈

身最其大不  
當拘其小

地

也可言而不可行者獨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  
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  
留意也諷細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  
子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  
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以致太平桓公以功滅  
醜立九合一匡之功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掩  
其大美則天下無聖主賢相矣故日中有疵不害  
於視不可灼也疵贅灼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  
鑿也鑿穿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為易也言  
上本非丘壟之處有易之猶多以水激與波高下  
大言之也以諭萬事多覆於少也

三言鳥以

已論則

十三



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為平雖有激波猶以為平平者多也猶橘柚冬生人

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列頸

於陳中則終身為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

敗耻死而無功柯之盟掄三尺之尺造桓公之冑

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

復汶陽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也遂成不可謂

智道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

其耻不可謂貞當此二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友

也布衣之士不以為益友也人君不以為義臣也然而管仲免於累繼之中

曹子當生  
弱其小而  
能其功者

而一作人

總出前意

立齊國之政札合諸侯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

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

計其大功總其畧行而求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畧也小善忠也數術也

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太譽無

疵其小故夫牛蹠之泔不能生鱣鮪鱣鮪大魚長丈餘細鱗黃首

容鵠卵房巢也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

不有所短誠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

若其太畧非也雖有間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喙

聚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

佳南為烈解  
已論列一



亦即前意

見小節之不足取

之大駟也而為文侯師駟驂也也言魏國之大會也孟  
 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  
 齊人也及為魏臣能安其危解其患也戰國策曰芒卯也景陽淫酒被髮而御  
 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楚將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  
 功名不滅者其畧得也道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  
 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  
 孔子弟子陳仲子齊  
 人孟子弟子居於陵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  
 而大畧屈伸用屈廢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豈行者不容  
 於衆好掩人之善揚人之短訾毀人行曰獨卑藏  
 於衆衆人所疾而不容之也一訾毀也行有毀  
 缺者不為體大者節疏踈距者舉遠疏長踈足自  
 衆人所容體大者節疏踈距者舉遠距大也

反覆不過上意

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  
 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  
 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  
 有不慈之名天下不以舜有卑父之謗在庶人湯  
 武有放弑之事殷湯放桀南巢周武弑紂宜室五伯有暴亂之謀  
 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  
 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  
 文武而不以責文武備具而不求於一人則任以  
 人力任其力所能任也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  
 也自脩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高矣易償則求



瞻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半圭曰璜夏后氏之珍玉也考瑗豐也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類譬若絲之結類也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太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伊尹負鼎以于湯卒太公之鼓刀太公河內汲人為貧相有屠釣之困有屠釣之困寤威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汚辱而不知其大畧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夫登于鼎俎之間出於屠酤之肆肆則解于累繼之中興于牛領

此以下又見人之難知惟聖人能知之若前所謂不可執也

今之下洗之以湯沐弗之以灌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灌火取火於日之宮也周禮司燿堂行火之政立置也本朝國朝也令火所以祓除不祥也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於君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為上自任耳自聰明以得賢人之故不復用度量之術取人而亟求賢於朝肆之列草莽之中失賢人必多矣何可言求賢也何則能効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肖象似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

淮南子解 紀論訓十三 年



狠者自用象。愚者類仁而非仁。愚者不能斷割有

看知非真知。愚者類勇而非勇。愚者不知畏難使人之相去

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

芴蕘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

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故劍工感劍之似

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玉工眩玉之似

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砥砭猗頓魯

其情閻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

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

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厲于見若狐甲於劍而利

聖人之知

鈍識矣薛齊邑庸史兜易牙淫澠之水合者嘗

一哈惡水而甘苦知矣史兜易牙皆齊之故聖人

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

終不盜刀鉤廩丘齊邑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

不復利人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

刀鉤也天下典之洗耳而不就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

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

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足以知大體

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

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

此言勢人之法



仁

又可謂有知  
人之道

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人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歡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予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智伯求地於趙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克趙氏之臣張孟談替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

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罾於兵車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國困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服中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

維南鳥出屏

史論列十三

三

年與晉惠公為韓之戰

處一年者謂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晉惠公東吾儕

秦納已之路秦與兵伐

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

扣穆公之膝獲之

梁由靡晉大夫扣穆公也將獲穆公食馬肉者二



上叙幾人又  
結此聖人之  
心正如此  
天也

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  
以歸此用約而為得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  
不足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  
戟也長丈六尺犀或  
作三直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出  
三甲也也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箭十二  
為束也百姓皆說乃矯  
箭為矢治箭之笄  
狂者也鑄金而為刃刃五寸也刀  
劍矛戟矢也以伐  
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  
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  
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  
不費至刑不濫此半誅少正也魯國之邪塞

此天轉論人  
之善在感  
於利聖人  
博論未復  
於聖人  
治天下  
天下為善  
不為惡  
存焉

管仲其名也魯人孔子之產誅鄧析而鄭國  
相魯七日誅之於東門之下也子產誅之故姦禁以近諭遠以小知大  
之姦禁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  
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為善年身無欲信仁而  
已順其天性故易為善  
不善貪欲無厭毀人  
自成一戾其天性故難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  
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  
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  
符節盜管金篡弒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  
難姦利亦盜也符節成信也而盜取之管壯籥金  
葉印封亦所以為信也固閉藏也篡弒下謀上也  
矯擅作君命誣以惡覆人也今人所以犯囹圄之  
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

古有鴉

公羊傳

五



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效邪勒率隨其蹤跡勒主問也無愚夫蠢婦皆知為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遂也而後被要斬之

罪是去惡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撥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衆也故猶意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為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

唯聖不惑于

淮南子卷之四 九 九



人當以度量  
儉約自處則  
無害

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  
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虛無欲也今夫雷  
溜水足以溢壺盎涓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  
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  
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  
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孫  
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荆使非  
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  
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  
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越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

和欲之奪人  
性亦若此

常人之見  
聖人異

聖人之見不  
能爲人故假  
此以立威於  
天下

濁其神也法者夜見茲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  
虎也懼揜其氣也揜奪也又况無天地之怪物乎夫  
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鷺如毛者爲駒犢  
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蠶籠蜃  
甚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火血爲燐燐人  
弗怪也血精在地暴露百白則爲山出噪交陽陽  
山精也人形長大面黑色燐水生罔象水之精也國  
身有毛若反踵見人而笑罔象也木生畢方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井生墳羊土  
精也魯季子穿井獲赤脚一足不食五穀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  
土缶其中有羊是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

淮南子解

紀論訓十三

二十五



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機祥而為之立禁機祥吉凶也禁戒也總形推類而為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太高者而彘為上牲木高祖也一曰上帝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輶其肘也枕戶構而卧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太

高而彘為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其綿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為者難得貴賈之物

也曼帛細帛也裘狐之屬也故曰貴賈之物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饗之資用也相戲

以刃太祖輶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為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讐爭忿鬪而以小事自

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累恐也枕戶構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

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虛孔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

竅也相掬角者也離者必病也離遭也故託鬼禮以伸識之

佳南鳴列解 泥論訓十三了 三



聖人教人之意

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  
府者也故以機祥明之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  
鬼神之感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為  
機祥而狠者以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  
祭井竈門戶箕箒臼杵者非以其神為能饗之也  
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  
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履水而合不崇朝而雨天  
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日且至食時為終朝也赤地三年而不絕流  
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  
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

以大車為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此聖  
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重也故炎帝於火而死為竈炎帝神農以火德王天下  
下死託祀於竈神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勞天下謂治水土之功也羿除天下  
之害而死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羿堯時之諸侯河伯溺殺  
久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竇窳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於祀宗布祭田為宗布謂出也一日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傍布也北楚有任俠  
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  
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  
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俠今有



常人不明利  
害之反復亦  
蓋矣

逾

豫

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  
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  
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  
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  
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  
得其計知為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為論  
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儻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上  
牛之力為軸之折也有加轆軸其上以為造不知  
軸轆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蔡為走而  
破其玦也因珮兩玦以為之兩玦相觸破乃逐

前又復廣言  
又總歸結洛  
與道在聖人  
得之  
前事種種說  
也

人以天道至  
利而萬物仰  
帝王得之則  
與同矣亦結  
前意

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鷓目大而脉不若犀蚘  
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小不若小衆不若少者  
及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  
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為  
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生  
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大廟懸冠解劍緩帶  
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  
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為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蟄  
蟲鵲巢皆嚮天上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  
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况兆民



乎

湘月

言言



